

行走

在白洋淀，一切净好

余显斌

这儿，就是白洋淀。
在孙犁老先生的小说里，白洋淀的苇眉子跳荡着，月光白白净净的，如一地的箫音，无边地铺展着。还有，这儿有善解人意的女子，和英俊挺拔的男子。

这些，大概都源于这一片水吧。
白洋淀的水，是一片白净的水，白净如女子爱慕的眼光，柔柔的，亮亮的，在天光映衬下，洁净得纤尘不染。我想，白洋淀的水生嫂，一定有着这样的眼光吧？那夜，她送水生离开的时候，站在月下，望着水生越走越远的背影，眼光一定是这样的吧？诗人说江南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，这首诗在白洋淀，也是恰到好处的。

白洋淀是芦苇的故乡，是绿色的故乡，在《荷花淀》里，孙犁说，“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？不知道。只晓得，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，全淀的芦苇收割，垛起垛来，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，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”到了这儿，你才知道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六月，是苇草最为丰茂的时候，也是苇草最为青葱的时候。此时的芦苇，已抽得高高的，如细细的竹，可比竹要柔韧一点儿，要温顺一点儿，因而，更为女性化一些。

这些青葱的苇草，在水之涓，在水之涯，就那样青绿着，就那样飘摇着，将无边的绿色，倒映在白洋淀里。白洋淀，也就成了绿色的了。

苏轼在诗里道，“夜阑风静毅纹平”，毅纹，是一种绿色的丝绸。此时的白洋淀，算是真正的毅纹。这样的毅纹，如果穿在白洋淀女子的身上，这些女子，一定更婉约了，更柔媚了，也更清秀了。

风吹过，白洋淀是一丝丝的波纹。
风吹过，白洋淀上，苇草也摇曳出丝丝的波纹。

六月的白洋淀，苇草多，荷叶和荷花更多。

不到白洋淀，你是不知道，孙犁老先生为什么要将白洋淀称为《荷花淀》的。白洋淀是真正的荷花淀，荷叶铺展着，成为一片绿云，一片绿色的丝绸，就那样平平地铺在水上，张开在风中，撑持在阳光下。

六月白洋淀的空气，湿润润的，因为有着水汽的润泽，因此，就显得嫩，显得柔，显得饱满，仿佛抓一把，一捏，就能捏出几颗水滴来。这水滴不是白的，是绿的，绿得净，绿得纯，绿得纤尘不染。

这颜色，是荷叶的颜色，当然，还有苇草的颜色，沁润出来的，渗透到了空气里。空气，也因此成了绿色，绿中透亮，透清。

荷花点缀在荷叶间，有的打着骨朵，如一支倒立的毛笔，沾满了花汁水汁，好像一旦倒转，就会流下红色或白色的颜料。有的半开着，如忍俊不禁的微笑，在风里摇曳着，用牙轻轻咬着红唇。可是，到底禁不住，一“扑哧”一声就笑开了。

远处，张着嘴，满溢着喜气，满溢着生机。

水汽，在六月里轻轻浮荡，浮荡在湖面上，淡蓝色，如梦一样。荷叶，还有荷花，还有苇草，就在淡蓝的雾里摇动着，有点不真实，可就在眼前啊，又那么的真实。这样的感觉，可意会不可言传。任何美到极点的东西，无不如此，如唐诗，如宋词，皆如此。

湖里除了苇草、荷叶外，还有其他水草。水草下面当然有鱼，有虾。水面有菱角，青嫩嫩的，随手捞起一个，洗一洗就可以生吃，味道青鲜鲜的，很脆。

水下呢，还有嫩嫩的藕。这儿的湖泥很软，提一根藕梗，轻轻扯起来，就带出一根嫩嫩的藕枪来，白白胖胖的。用水一洗，吃上一口，满嘴都是莲藕的香味。

远处的苇草上，停着一只鸟儿，毛茸茸的，一身翠绿的羽毛，将苇草压成弓形。然后，鸟儿呼地

一声飞走了，一直飞到了天光的深处，不见了影子。

如果在满月的晚上，白洋淀则是生宣里的世界。

月光水亮亮的一片，罩着湖面。湖面浮荡着淡蓝的雾，苇草和荷叶在雾里如淡墨画的一般，朦朦胧胧的，很是轻柔。

已经是深夜，一个人坐着一只小船，浮荡在湖里。四下里静静的。湖上月光变得更亮更白了，如一层白亮的纸。苇草深处，不时传来露珠滴落声，清亮亮的；还有“咚”的一声响，是青蛙跳水的声音。

湖里的月光顿时碎了，荷叶嗖嗖地动起来，水光也泛起涟漪。

已经到了后半夜，月光更亮了，白白净净的，照着湖面，照着苇丛。人离开了，苇丛里只剩下一只小划子，如一牙月亮，一晃一晃的。

此时，白洋淀一切净好，皆可入梦。

风物

村树册

张国中

树是村庄的图腾。村人喜欢种树。树，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，就是常见的大众树：诸如椿树、榆树、桑树、槐树，或者柳树、杨树等。这些树犹如坚韧的村里人，朴实无华，默默奉献。这里的土地虽然有些盐碱，它们却不挑剔生长的土壤和环境，它们和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，和人们一起成长，感受着村庄的快乐、艰辛、苦难和荣衰。

椿树

椿树作为村庄里的树中之王，无论生长在什么环境下，它都会超越其他而生存。村人喜欢种椿树，因为它是盖房搭屋的好木材。又因为材质好，是做家具的好材料。邻村一棵椿树约有三百年，长势郁郁葱葱，有几人合抱之粗，是乡亲们眼中的树神。村庄里时常有人在树下烧香祷告或者祭拜，以求神灵保佑，图个内心踏实安稳。椿树有臭椿和香椿之分。作为树王的椿树，人们叫它“臭椿”，它的芽和叶不能食用，有一种怪怪的味道。而正因为人们对它的敬而远之，而使得它放开了生长。随着树龄的增长，它就慢慢成为村人心中的神树。香椿树就不同，因为吃的原因，村人控制树干拔高，以便采摘。它芽嫩而鲜美，叶芬芳而四溢，是人们春天喜欢食用的“树上菜”。春天到来时，村人将它的嫩叶，用开水焯了，剁碎，拌上猪肉馅，烙合子吃，或者吃捞面当作香菜作料，是芜荑的最佳替代品，十分的美味。近年有人用大棚种香椿，虽然上市早，叶子肥大鲜嫩，却少有大自然中椿树那种特有的浓郁香气。香椿树，是乡村的味道，更是游子心中的味道。

榆树

是村庄最常见的树，质朴无华一如村里的人。因为朴实，有人骂头脑不灵活的人时说：“那就是一个榆木疙瘩，不开窍。”由此可见，榆树身上结疤处的疙瘩何等坚硬、瓷实。木匠用它也避让三分，普通人更不敢歪打邪念。偏偏就是其貌不扬的榆树，却是村人的宝贝。初春时节，村庄里的新绿流光溢彩，榆树摇身变作一棵棵摇“钱”树。它满壁挂满榆钱儿，摘串放入口中，脆嫩甘醇，满嘴津香。在过去，这个时候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，榆钱儿常常成为春天里人们果腹的救命食物。榆树皮是制香的绝好原料。春天的榆树皮肥厚浓香，大人们携带小孩子采摘榆树皮，将其晒干压碎，做成榆面，榆树上卖些钱作为家用。榆面，是做红薯面饅饅的好原料，和红薯面时放上些，煮出的面条非常筋道，滋味也好。现在已经无人用榆面了，再吃红薯面饅饅，就感觉不是那种味道了。我不知道，榆树养活了多少代人，只知道榆树的枝枝叶叶上，藏有我童年的一个梦。它是村人的生命之树。

桑树

桑树犹如村里的老人，沧桑不失厚道，勤勉而又诚实。桑葚成熟时节，是它的倾情奉献，也是它最风光的时候。桑葚的香甜气息，使得空中的云朵，也似乎受到了它芬芳的诱惑，迟迟不想飘动。明丽的太阳下，草青花艳，蜂飞蝶舞。桑树枝条坚韧细长，随风摇曳，似嫦娥款款舒袖；它叶片宽厚，绿得认真，绿得庄重。它的叶很沉重，不会像杨树那样，经不起调皮的风儿的挑逗，时不时乱拍巴掌。它自认做了乡村最普通的树，所以对城市里的观赏树一点也不羡慕。对于什么负氧离子、空气质量指数，一点也不没要求。它是树中的闲云野鹤，见多识广，却毫不张扬。桑树全身都是宝，桑叶养蚕、桑葚食用、桑根入药。桑葚富含维生索、胡萝卜素，具有抗衰老、降血脂、防止血管硬化的作用。有的地方已经开发出桑叶茶、桑葚果酱、桑葚美酒。当然，桑树的拿手戏除了吃，还有“用”，如蚕丝、蚕沙枕、桑木家具等。近年更有些地方举办桑葚采摘节，让每个来的人都会留下欲罢还休的回忆。沧海桑田、沧桑老人、沧桑岁月，这些与“桑”有关的词，给人万种思绪和慨叹。我想，桑树，就是从村里走出去的人们绵绵不尽的乡愁，乡愁就是滋养桑树生长的平畴乡野的韵律。



宣言(国画) 王国栋 作

我思

观张木石书画瓷

王秀云

给张木石先生写点文字的想法由来已久。35年前的一天，我在南皮王厂偶然见到一位小小少年，那时我根本想不到他内心藏着弘扬南皮地方文化，甚至中国书画瓷艺术的远大理想。一直到前几年的某一天深夜，他显然是喝多了，在微信给我留言，畅谈他的艺术追求、他的书画之梦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当年的小小少年已经成为有笃定创作方向和成就的艺术家。

成为艺术家的张木石先生如此勤勉，我经常看他深夜在朋友圈秀出铺满地面的书法和绘画作品，偶尔有单幅放出我就放大了细看。他的书画秉持传统又不固旧俗，吸纳新学却恪守规矩，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把握好。他画山水，笔墨中有万泉流淌；画古松，能感知松涛阵阵；见过他发出一张白鹤图，几欲起飞却又流连，几笔挥写，姿态万方，没有几十年书画共进的苦练，很难画出如此味道。

毫无疑问，木石先生的国画受益于书法。他曾让我学孙过庭《书谱》，我因更钟情写作，写字只是表达一介文人向先贤致敬之心。不过因此我知道他的书法是沿着传统之路勤谨走来的，以古为师，却又笔随时代，是我看他书法的感受。坚持书画同源的艺术理念，使他的绘画如虎添翼，具有当代国画中难得可贵的书写性，这是他的大意能恣意纵横却又动静相生的根本原因吧。



清明

王山城书

优秀的艺术家既是时代的在场者，又是艺术的前瞻者。以造型、视觉艺术为核心表达手段的绘画，与时代的关系相比其他艺术门类更加直观切近，这是美术创作的优势。我注意到，木石先生一直关注现实，积极入世，每次家国大事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时，他都慨然执笔，或书或画，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中国文人以文济世的优良传统。

不久前南皮才知道他又醉心画瓷。他告诉我，张氏家谱上有“业陶起家”记载，他的先祖张孝友因擅长烧制陶瓷琉璃瓦曾参与建设紫禁城。张氏一族重视教育，张孝友的后代张谧是进士，张木石就是张谧的第十四代孙。木石觉得传承家族文脉是责任，也是荣誉。张木石创作的第一个带有南皮文化元素的作品，是一套体现南皮文化茶具八件套，他写上穆如清风、浮瓜沉李等跟南皮有关的成语典故，配上一幅画，直径不过5厘米、高度不过4厘米的小茶杯上，书画同辉，茶文共雅，成为南皮独具魅力的艺术佳品。书画瓷可谓中国传统三杰，同宗同源，这个选择方向有些意外却也体现了木石先生醉心传统、专注当下的一贯风格。

木石先生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体现了中正精神，孕育着正大气象，祝福木石先生以中正之气象，成木石之格局，走出艺术的金光大道。



激战(国画) 王国栋 作

汉诗

清明

陈丽

此时，春的杯子已啜过半盏
是时候该写封家书了
有无快马送信不重要
重要的是些潮湿的思念早已跃然纸上

一定是我细雨般麻密的呼唤惊醒了
地下沉睡的人
枝枝杈杈伸出温柔手掌。温暖而古朴

我要把所有的路再走一遍
所有的梦再做一遍
让身体里的河流迅速奔腾
拿出几场干净的水来滋润草木

因为，清明时节逝者会借绿芽还魂
借杏花 桃花 梨花复活
不信你看，每朵花都开的那么熟悉
而亲切
落得那么不舍与伤感

人间

两个老顽童

王家台

昨天下午下班后回了趟老家。有点儿东西落在家里了，去拿。天气转暖，柳枝都绿了，钻出嫩芽，折下来做柳笛已经太老了。朋友圈里，大棚里的桃花开得正艳。阴天，有点儿冷，但我还是没想到，还不到六点半，家里的大门已经插上了。

二老都是听力不好，尤其是父亲，我一边用两个门环敲门，一边想他们可能听不到。幸好养在屋门口西侧笼子里的小狗挺机灵，汪汪汪地叫。一会儿，听到屋门响，院子里有了窸窣的脚步声，还有母亲浓厚的喘息，母亲的应答声紧跟着传来。门销子慢慢拉开。我怕推门推急了碰到母亲，便抓住门环儿往外拽着。直到母亲在里面拽门，我才敢把门慢慢地往里推。

母亲见我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吃饭了吗？”我说没吃。我知道，按照常理，我应该说吃了，省得让老母亲为我操心劳神。我还是认为在这里说没吃更妥当一些。因为，母亲已经84岁了，我知道即使我说没吃，她老人家也不会像前两年那样，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儿，赶快生火做饭，每每还要去西屋的腌菜缸里捞出我爱吃的腌菜，盛在碗里，放在桌上。现在，母亲老了，做不了饭了，一动身子就不禁呼呼地喘。

我说没吃，是在小心翼翼地给母亲一个善意的提醒，管不了了就干脆什么也不管了，干不了就什么也别干了，休养生息，颐养天年，不好么？

家里今天的情况有些不正常。记得每次我们喊门，总是父亲来开门。这一次，为什么换成母亲了呢？

进了里屋，父亲坐在沙发上，满脸慈祥地瞅着我，嘴唇一动：“回来了？”声音含混，再就没了下文。只是呆呆地、静静地坐着。我拿了东西，转身要走。这当儿，我明白，我是马上走也不合适，坐一会儿再走也应该不合适。坐一会儿再走，无非是想说辞，问叨问叨，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。况且，天要黑了，走晚了，二老也惦记着。再者说，刚才就插门了，我马上走，二老也该早些休息了。

母亲说：“大老远的，又跑了一趟。”母亲往外送我。手里抓着的帽子要往头上戴。看样子要往屋门外送我。这一个冬天，包括乍暖还寒的早春，母亲除了上厕所，从来没有出过屋门。走到院子里，一个念头一闪，我还得回屋，问问父亲的病情。父亲怎么就不能出门送了我呢？每到周末，我们回家，到走的时候，父亲指定要踱到大门外，目送我们。每每都是我打车打着火，倒车，调头，摁一下喇叭，摇下窗玻璃，冲着父亲大喊一声，“回去吧”。我们走了，父亲一动不动，还在门口站着，站成一道墙，庇护着我们。这次，怎么就不能出来了呢？

母亲又随我转回了身，跟到里屋。父亲耳朵背得厉害，我大声

问：“觉得怎么样？”父亲犹豫了一下，自己跟自己做思想斗争，有些话觉得不得不说不，于是狠了狠心，冲我微微摆了摆手：“不行。”我感觉母亲在我背后瞪了父亲一眼。二老都生怕麻烦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即使添一丁点儿麻烦，他们也于心不忍。尤其是母亲，总是对自己的病痛一忍再忍，不到忍无可忍，绝不发声。母亲老了，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刚强。母亲越老越刚强。

父亲好像没有看见母亲那一瞥，也或许在母亲的压迫下不能再忍，故意不去理会。“我夜了个开着电三轮去买菜，回来，抱了抱柴火烧火，就没劲儿，喘不过气来。现在是吗也干不了了，干点儿活就憋得慌。”我问：“那药吃了没？”“还是不怎么管事。我吃完了你大哥哥在沧州拿的药，就上张官屯。我那天去张官屯药铺里去买药，人家说，还得让大夫开个单子。”父亲的声音发抖，有气无力。“行，等你吃完了这几天的药，我拉着你去张官屯！”“嗯。”父亲说着话，嘴唇有些抖，有一些痰在嘴边。父亲还是一直抬头看着我，试图观察我情绪的变化。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咕嘟着又咽了回去。母亲在一边催促：“快走吧！没有事呀！”

我也确实想不起再说些什么话，冲父亲大声嚷了一句，“我走啦！”父亲呆呆地瞅着我，“你走啊？走吧。”然后，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目送我走。父亲也老了。

母亲重新往屋门外送我。慢慢走到院子里，小声跟我说，“你放心吧，没有事儿！前几天，确实不行，吃不了多少东西。这两天，吃得不少。快走吧！”

说着说着，就出了院门。母亲还要往外送，我在外面把门关上了。“插上门吧，外面有风！”母亲坚持了一会儿，就慢慢地把门销上了。“走吧，慢着点儿。”风，呼呼的；母亲在喘，也是呼呼的。

我开车走了。不知道母亲在铁门后还要站多久。我猜。母亲肯定会在听不到汽车的声音之后才会转身。我敢保证。

我不放心。今天早上，七点二十，又赶到老家。大门开着，阳光照在我脸上，很温暖。小狗没有出声，是听出了我的脚步声。小狗静静地瞅着我，眼里也有温暖的光。

屋里，爸爸正在揭锅。母亲在一边站着，监督指挥着父亲。母亲从前年住院回来，就成了父亲的监工。二老见了，父亲的眼有些浑浊，母亲小声有些怨气地对父亲嘟囔着，“你看，来了吧？”父亲颤巍巍地把饭端到里屋的桌子上。都准备吃了，母亲对父亲说：“去，给我端点儿胡萝卜来吃！”父亲瞅了瞅母亲，又狡黠地瞅了瞅我，嘿嘿一笑。“吃胡萝卜。”领了圣旨，踱进了里屋。

今天天气真好。温暖的春意包裹着我。